



KUESHENGBANKEWAI BIDUCONGSHU

学生版课外必读丛书

红楼梦

94

主 编：陈国勇

责任编辑：沈晓莉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小學生故事金庫·中外長篇小說

紅樓夢

本書編委會

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

编者的话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顶峰。作者曹雪芹的先世建有军功,曾祖曹玺之妻是康熙的乳母,祖父曹寅是康熙的伴读。曹家的荣华富贵与康熙朝相始终,雍正时被革职抄家。后来曹家彻底败落,曹雪芹过着“寒冬噫酸齏,雪夜围破毡”的生活。这种盛衰变化的经历和对社会的深刻感受,在《红楼梦》的创作中都有曲折的艺术反映,贾府的衰亡明显有着曹家破败的影子。可惜曹雪芹没有完成全书,现仅存八十回,后四十回由后人续作。续书完成了宝黛悲剧,可是让宝玉中举、贾府复兴,则是违背了曹雪芹的艺术构思。

宝黛的爱情是《红楼梦》里的中心故事,也是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但在封建贵族家庭中,他们的爱情只能以悲剧告终。贾府衰亡是《红楼梦》的另一条重要线索。全书以贾府为中心,描写上自朝廷、官场,下到市井、乡里的人情世故和风尚习俗,可谓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红楼梦》写的是日常生活,又将日常细节与重要事件相结合,情节波澜起伏。在贾府内,矛盾重重:不仅有家族统治者与叛逆者、奴仆间的矛盾,而且统治者内部,如嫡庶之间、不同派系之间矛盾也很复杂,宝玉挨打与抄检大观园就是全书的两个情节高潮,也是三对矛盾的集中爆发。而且,书中还塑造了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等不朽的典型和数十个十分成功的人物形象。因此,后来研究《红楼梦》已成为一门学问——红学。

在《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这三个主角刚出场时才十来岁,全书用相当多的篇幅描写这些少年的生活、感情、游戏、读书和社交等等,展示封建社会的兴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红楼梦》可以说是一部少儿文学作品。如今的少年儿童朋友从这个角度读《红楼梦》,应该是颇有收获的。这本小书,将百余万字章法别具的巨著浓缩为数万字,摘其精要,又尽可能保留原著风格,实非易事。因篇幅限制,难免割爱,希谅。

目 录

第一回	顽石降临荣国府	(1)
第二回	贾母怜惜接黛玉	(3)
第三回	贾雨村枉法断案	(7)
第四回	宝玉金锁两相看	(10)
第五回	凤姐协理宁国府	(14)
第六回	信手弄权铁槛寺	(18)
第七回	尽奢华元妃省亲	(20)
第八回	情意绵绵说香玉	(25)
第九回	宝黛共读西厢记	(29)
第十回	叔嫂中魔逢五鬼	(32)
第十一回	黛玉葬花泣残红	(37)
第十二回	愈是多情愈斟情	(42)
第十三回	诉肺腑宝玉心迷	(48)
第十四回	因不肖宝玉挨打	(51)
第十五回	送帕情深意更长	(54)
第十六回	刘姥姥游大观园	(57)
第十七回	贾探春兴利除弊	(63)
第十八回	贾琏偷娶尤二姐	(69)
第十九回	可怜二尤自绝命	(73)
第二十回	突袭抄检大观园	(78)
第二十一回	晴雯补裘与夭折	(84)

第二十二回	黛玉含恨离尘世	(90)
第二十三回	禁军查抄宁国府	(96)
第二十四回	宝玉中举了尘缘	(101)

第一回 顽石降临荣国府

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起?说来虽近荒唐,细细玩味却有趣味。传说远古时候,天原来不整齐,女娲(wā)氏炼五色石补天,共炼成十二丈高、二十四丈见方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最后单单剩下了一块石头没有用,被弃在青埂(gěng)峰下。谁知那石头自经煅(duàn)炼之后,已通灵性,自去自来,可大可小。他见众石都能补天,惟独自己不能入选,于是自怨自愧,日夜悲叹。同时也落得逍遥(xiāo yáo),到处游玩。

一日,来到天宫警幻仙子处。一那仙子知他有些来历,便留他做赤霞宫神瑛(yīng)侍者。再说西方灵河岸三生石畔,有株“绛(jiàng)珠仙草”,十分娇娜(nuó)可爱。神瑛侍者便每天用甘露灌溉,仙草因此脱却草木之胎,修成了女体。只因没有报答灌溉之恩,常说:“我受了他雨露的恩惠,并无此水可还。他若下世为人,我也下世为人,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还得了。”这就是“木石前盟”的故事。

后来,神瑛侍者下世在金陵贾府,一落地嘴里便衔(xián)了一块五彩晶莹(yīng)的玉来,上面还有许多字,所以就取名叫宝玉。说来又奇,这宝玉长了七八岁,虽然淘气异常,但聪明乖觉,百个不及他一个。说起话来也奇,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zhuó)臭逼人!”那绛珠仙子下世在姑苏林府,乳名黛玉(dài)玉。父亲林如海是盐政御(yù)史,母亲贾敏,是贾赦(shè)、贾政的胞妹,所以宝玉、黛玉是嫡(dé)亲的姑表兄妹。

这顽石投胎的贾府,是金陵显赫的富贵世家,当年第一代创业

的是兄弟俩贾演、贾源，封为宁国公、荣国公。第二代代化、代善，是守成之辈。代善娶的是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在贾府中现在辈分最高，被尊称为老祖宗。可惜这样的钟鸣鼎(dǐng)食之家，养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第三代宁府的贾敬，一味好道求长生，把官让儿子贾珍承袭了，自己只在城外和道士们胡缠。贾珍和儿子贾蓉淫(yín)乱享乐，把个宁府闹得翻了过来。荣府史太君生有二子一女。长子贾赦袭了官，恃(shì)强凌弱，年老好色，也不管家事；娶妻邢氏，有子贾琏(liǎn)，不喜正务，贪色善机变。次子贾政很喜欢读书，但缺乏实际办事能力，现任工部员外郎，娶妻王氏。他的长子贾珠十四岁中秀才，不到二十岁就病死了，娶妻李纨(wǎn)，生子贾兰；次子即是宝玉，虽聪明灵异，但行为偏僻(pì)，性格乖张，显然不是兴邦治家的人才；妾赵氏生子贾环，行貌猥琐(wěi suǒ)。唉！诗礼之家，后继乏人！

贾府的四位千金，大小姐是王氏大年初一生的，故名元春，因贤孝才德，被选人宫中作女史；二小姐迎春是贾赦庶(shù)出女；三小姐探春为赵氏所生；四小姐惜春是贾珍的胞妹。作者怜惜红颜薄命，故取名元、迎、探、惜，含有谐(xié)音“原应叹息”的意思。

如今两府人口日多，事务日盛，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chóu)谋划的竟无一人；那日用排场，又刁；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náng)却也尽上来了。

第二回 贾母怜惜接黛玉

黛玉六岁那年，母亲一病亡故。外祖母史太君怜念黛玉无人依傍，特地派人去接。黛玉原不忍离父而往，无奈外祖母一定要她去。父亲林如海也劝：“你父年将半百，再无续弦(xián)之意。你多病，年又极小，上无亲母教养，下无姐妹兄弟扶持，今去依傍外祖母及舅家姐妹，正好减我内顾之忧，如何不去？”黛玉听了，方洒泪拜别父亲，随了奶娘及荣府派来的几个老妇，登船而去。

一日到了京都，街市的繁华，人烟的昌盛，自非别处可比。那贾府更是气度非凡，街东的宁国府与街西的荣国府，两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黛玉常听得母亲说，她外祖母家与别人家不同。现在自己到了他们家，更要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生怕被人耻笑了去。

一声“林姑娘到了”，黛玉被接进荣国府内房，只见两个人搀着一位鬓(bìn)发如银的老太太迎上来。黛玉便知是外祖母，正要下拜，早被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地叫着大哭起来。黛玉也哭个不住。一时，众人慢慢地劝解住了，黛玉方拜见外祖母、大舅母、二舅母，并和众姐妹相见。

众人见黛玉年纪虽小，但举止言谈不举，身体面庞虽怯(qiè)弱不胜，却自有一种风流态度，便知她有体身体面的病症(zhèng)，就问：“常服何药？为什么不急为治疗？”黛玉道：“我自来如此，从会吃饭时便吃药，至今未断。也不知请了多少名医，都不见效。如今还是吃人参养荣丸(wán)。”贾母道：“正好，我这里正配丸药呢，叫他们多配一副就是了。”

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语，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

客！”黛玉纳闷，想：“这些人个个敛(liǎn)声屏(bǐng)气，恭肃严整，这来者是谁，这样放诞(dàn)无礼？”就见一群媳妇丫环拥着一个丽人，从后房门进来。黛玉连忙起身迎接，贾母笑道：“你不认得她！她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辣货，你只叫她‘凤辣子’就是。”众姐妹忙告诉她说：“这是琏二嫂子。”黛玉虽不识，也曾听母亲说过，大舅贾赦之子贾琏，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的内侄(zhī)女，自幼假充男儿教养，学名王熙(xī)凤。黛玉忙赔笑见礼，以“嫂”呼之。

王熙凤拉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了一回，笑着说：“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儿，我今儿才算见到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帕拭(shì)泪，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倒来招我。你妹妹远路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别再提了。”王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她身上了，又是欢喜，又是伤心，竟忘了老祖宗了。该打，该打！”又忙拉黛玉的手问：“妹妹几岁了？可上过学？现吃什么药？在这里不要想家，若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子们不好，也只管告诉我。”黛玉一一答应。

王夫人也接着说：“有一句话嘱咐(zhǔ fù)你：你三个姐妹倒都极好，以后一处念书认字学针线，或是偶一玩笑，都没关系。只有一件不放心——我有一个孽(niè)根祸胎，是家里的‘混世魔王’，今天到庙里还愿去了，还没回来。你只以后不用理会他。”

黛玉早就听母没回来，有个表哥，顽劣异常，便赔笑道：“舅母说的可是衔玉而生的哥哥？在家时母亲常说，这位哥哥比我大一岁，虽性情不好，但对姐妹们却是极好的。况我来了，自然和姐妹们同处，不会去沾惹弟兄的。”王夫人笑道：“你不知原故。他自幼老太太疼爱，原是同姐妹们一处娇养惯了的。若姐妹们不理他，他倒还安静些；若这一日姐妹们和他多说一句话，他一高兴，便生出许多事来。所以嘱咐你别理会他。他嘴里一时甜言蜜语，一时有

天无日，痴痴傻傻，你别信他。”

正说话间，只听外面一阵脚步响，丫环进来笑道：“宝玉来了。”黛玉心中正疑惑着：“这个宝玉不知是怎样一个人物？”只见已进来了位年轻公子：头上戴着束发嵌(qiàn)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戏珠金抹额，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脖子上挂着金螭(chī)璎珞(yīng luò)，又有一根五色丝绦(tāo)，系着一块美玉。

黛玉一见，大吃一惊，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的，怎么这样眼熟！”只见这宝玉向贾母、母亲请了安，贾母便命他来见黛玉。

宝玉早已看见多了一个姐妹，便料定是姑母之女，忙来行礼。归了坐细看，只见形容与众不同：

两弯似蹙(cù)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yè)之愁，娇袭一身之病。闲静如娇花照水，行动似弱柳扶风。

宝玉看罢，笑着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贾母笑道：“又胡说了！你何曾见过她？”宝玉道：“虽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心里倒像是久别重逢一般。”贾母听了，高兴地说：“好！好！这么说更和睦(mù)了。”

宝玉又走到黛玉身边坐下，问：“妹妹尊名是哪两个字？”黛玉说了名。宝玉又问表字。黛玉道：“无字。”宝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妙字，莫若‘颦(pín)颦’二字极妙。”探春便问何出。宝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况这妹妹眉尖若蹙，取这两个字，岂不两妙！”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zhuàn)。”宝玉笑道：“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又问黛玉：“可也有玉没有？”众人不明白宝玉为什么要问。黛玉想，可能因他有玉，所以才问我，便答道：“我没有玉。想来那玉也是一件稀罕物，哪能人人都有。”

宝玉听了，顿时发作起痴狂病来，摘下脖子上的玉，狠命摔去，骂道：“什么稀罕物！连人的高下都不识，还说通灵不通灵呢！我

也不要这东西了。”吓得众人一拥而上，争去拾玉。贾母急得搂了宝玉道：“孽障(zhàng)!你生气，要打人骂人都行，何苦摔那命根子!”宝玉满面泪痕，哭道：“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单我有，我说没趣；如今来了这么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贾母忙哄他道：“你这妹妹原有这个玉来的，因你姑妈去世时，舍不得你妹妹，就将她的玉带了去：一来尽你妹妹的孝心，二来你姑妈在阴间见玉就算见了女儿了。因此你妹妹只说没有，你如今怎能比她，还不好生带上。”说着便亲自把玉给他带上。

黛玉只带来了自己的奶娘王嬷嬷(mó mo)和一个十岁的丫头雪雁。贾母见雪雁很小，王嬷嬷又极老，便将自己身边一个名叫紫鹃(juān)的丫头给了黛玉。其他也如孙女迎春等惯例，每人除自幼乳母外，另有四个教引嬷嬷；除贴身两个丫环外，另有五六个洒扫、使唤的小丫头。当下，王嬷嬷与紫鹃陪侍黛玉，住在碧纱橱内。宝玉的乳母李嬷嬷并大丫环名叫袭人的，陪侍宝玉，住在碧纱橱外面的大床上。

原来这袭人也是贾母之婢(bì)。晚上，宝玉及李嬷嬷已睡了，袭人见里面黛玉还未睡下，就悄悄进来，笑问：“姑娘怎么还不安歇?”黛玉忙让：“姐姐请坐。”袭人在床沿上坐了。紫鹃笑道：“林姑娘正在这里伤心，自己流眼抹泪的，说：‘今儿才来，就惹出你宝哥儿的狂病来。倘或摔坏了那玉，岂不是因我之过!’所以便伤心，我好容易劝好了。”袭人道：“姑娘快别如此!将来只怕比这个更稀奇的笑话儿还多着呢!如果他这种行为，你多心伤感，只怕你还伤感不了呢。快别多心!”黛玉答应记着。

第三回 贾雨村枉法断案

王夫人胞妹嫁的是金陵皇商薛家，丈夫亡故，留有一子一女。儿子薛蟠(pán)幼年丧父，寡母难免溺(nì)爱纵容，今年方十五岁，性情奢侈(shē chǐ)，言语傲慢。虽也上过学，不过略识几个字，终日只是斗鸡走马，游山玩水而已。虽说是皇商，可一应经纪世事，全然不知，不过赖祖父旧日的情分，在户部挂个虚名。女儿乳名宝钗(chāi)，比薛蟠小两岁，生得肌骨莹润，而且举止娴(xián)雅，读书识字，比哥哥竟高过十倍。自父亲死后，她见哥哥不能安慰母心，便不以读书为念，只留心针线家计等事，好为母亲分忧解劳。现因皇上选才女，陪公主读书，她正准备入京待选，没想到却发生了哥哥因和人争买婢女英莲，殴(ōu)伤人命的官司。

且说审理薛蟠一案的应天府府尹贾雨村，原是一个以写字卖文为生的穷书生，寄居在姑苏葫芦庙里，靠隔壁乡绅甄(zhēn)士隐资助银两，才得上京赶考，不想中了进士，当了知府。后来因贪酷侮上，被上司参奏，革职丢了官，他就担风袖月，四处游览天下胜迹。游到维扬地面，经旧友介绍，做了黛玉的家庭教师。在护送黛玉进京后，由于贾政的极力帮助，终于复职。上任后，他接办了这件人命案。

那贾雨村先审问原告，接着便发签差公人立刻将凶犯家属拿来拷问，忽见公案边站着一个门人，使眼色示意他不要发签。雨村心下狐疑，只得停了手暂时退堂，把那人叫到密室问个究竟。门人道：“老爷既荣任到此，难道就没抄一张‘护官符’来不成？”雨村忙问：“什么是‘护官符’？”门人道：“如今凡做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府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倘若不

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jué)，只怕连性命也保不成呢！”门人一面说，一面从袋中取出一张抄写的“护官符”来，递给雨村，只见上面写道：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门人又说：“这四家都有亲戚关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今告打死人之薛，就是‘丰年好大雪’之‘薛’——不单靠这三家，他的世交亲友各地也有不少。老爷如今拿谁去？”雨村听如此说，便笑问门人道：“这样说来，怎么了结此案？——你大约也深知这凶犯躲的方向了？”

门人笑道：“不瞒(mán)老爷说，不但这凶犯躲的方向我知道，连这拐(guǎi)卖的人和死鬼买主我也都知道。待我细说与老爷听：这个被打的死鬼是一个小乡绅之子，名叫冯渊(yuān)，父母早亡，又无兄弟，可巧遇见这拐子卖丫头，他便一眼看上了这丫头，立意买来作妾。谁知这拐子又偷卖与薛家——他本想卷了两家的银子再逃走，谁知被两家拿住，打了个半死，都不肯收银，只要领人。那薛公子岂是让人的，便喝令下人，将冯公子打了个稀烂，抬回家三日竟死了。薛家原是要上京的，那薛公子打死了人，夺了丫头，没事人一般，只管带了家眷(juàn)走他的路——这且别说，老爷可知这被拐卖的丫头是谁？”雨村道：“我如何晓得？”门人冷笑道：“这人还是老爷的大恩人之女呢！她就是葫芦庙旁住的甄老爷的小姐，小名英莲的。”雨村吃惊道：“原来是她！”

门人又道：“当年这英莲眉心中原有米粒大的一颗胭脂(yān zhi)痣(zhì)，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所以我认得。偏这拐子租了我的房子居住，一日拐子不在家，她才说出真情。那日被卖后，还以为可跳出苦海，谁料天下竟有这等不如意事。这薛公子的混名，人称‘呆霸王’，最是天下第一个要怎么就怎么的人，生拖死拽(zhuài)，把个英莲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

雨村听了也叹道：“这也是他们的孽障遭遇。只是如今这官司如何裁断才好？”门人献上装神弄鬼遮人耳目的计策，雨村笑道：“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zhēn zhuó)斟酌。”次日坐堂，拘来一千有名人犯，雨村详加审问，果见冯家人口稀少，不过赖此想多得些烧埋银子；薛家仗势欺人，偏不相让，故致颠倒未决。雨村便徇(xùn)情枉(wǎng)法，胡乱判断了此案。冯家得了许多烧埋银子，也就无话可说了。雨村断了此案，急忙写了两封信给贾政和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不过说些“令甥(shēng)之事已定，不必过虑”等语。

再说薛蟠同着母亲、妹子到了京都，才知母舅王子腾升了九省统制，奉旨出都巡查边防，因此来到荣国府。王夫人姐妹相见，悲喜交集。贾府忙办酒宴接风，薛姨妈也拿出各种人情土物酬(chóu)谢。贾母、贾政都殷(yīn)勤苦留，薛姨妈也想同住，好约束薛蟠些，免得惹(rě)事生非。又私下和王夫人说明：“一应日费供给一概都免，方是处常之法。”从此后，薛家母子等就在荣国府东南角的梨香院中住了。

且说林黛玉自进荣府以来，贾母万般怜爱，寝(qǐn)食起居，一如宝玉，迎春、探春、惜春三个亲孙女都且靠后；便是宝玉和黛玉二人之亲密友爱，也是较别个不同：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息同止，真是言和意顺。不想如今忽然来了一个薛宝钗，年纪虽大不多少，但做事豁(huò)达，待人随和，不像黛玉孤高自许，所以深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头们，也多喜欢和宝钗玩笑。黛玉心中便有些不忿(fèn)，宝钗却是浑然不觉。

第四回 宝玉金锁两相看

一天，宝玉因宝钗近日在家养病，便来到梨香院探望。先进薛姨妈屋里请安，薛姨妈一把拉住，抱入怀中笑说：“这么冷天，我的儿！难为你想着来。快上炕来坐着罢。”又命人沏(qī)滚滚的茶来。宝玉问：“姐姐可大安了？”薛姨妈道：“她在里间，你去瞧瞧。我收拾收拾，就进来和你说话儿。”宝玉听了，忙下炕来到里间。只见宝钗正坐在炕上做针线，头上挽着黑漆油光的发髻(jì)，身上蜜合色的棉袄半新不旧的，看去惟觉雅淡。

宝玉问：“姐姐可大愈了？”宝钗抬头看见宝玉进来，连忙起身含着笑答道：“已经大好了，多谢惦(diàn)记着。”说着，让他在炕上坐下，即命莺(yīng)儿倒茶来。一面又问老太太姨娘安，问别的姐妹们好，一面看宝玉头上戴着累(lěi)丝嵌宝紫金冠，脖子上挂着那一块出生时衔下来的宝玉。宝钗笑道：“成日家说你的这块玉，究竟未曾细细地赏鉴过，我今儿倒要瞧瞧。”说着便挪近前来。宝玉也凑过去，从脖子上摘下玉来，递在宝钗手内。宝钗托在掌上，只见大如雀卵，有五色花纹缠护。正面横写着“通灵宝玉”四字，下面竖写双行的是“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八字。反面写着“一除邪祟(suì)，二疗冤疾，三知祸福”等语。

宝钗又重新翻过来细看，口里念道：“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念了两遍，莺儿嘻嘻笑道：“我听这两句话，倒像和姑娘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宝玉听了，忙笑道：“原来姐姐那项圈上也有字，我也赏鉴赏鉴。”宝钗道：“你别信她的话，没有什么字。”宝玉笑着央求道：“好姐姐，你怎么瞧我的呢！”宝钗被他缠不过，说道：“也是个人给了两句吉利话儿，刻上了，叫天天带着。”一面说，一面解了排扣，

从里面大红袄上将那金黄灿烂的璎珞摘出来。宝玉忙托着锁看，果见两面八个字：正面是“不离不弃”，反面是“芳龄永继”。宝玉看了，也念了两遍，又念自己的两遍，笑道：“姐姐这八个字倒真和我的是一对儿。”莺儿笑道：“是个癞(lài)头和尚送的，他说必须刻在金器上——”宝钗不等她说完，便嗔她不去倒茶，一面又问宝玉从哪里来。

宝玉此时与宝钗挨肩坐着，只闻一阵阵的香气，不知何味，就问：“姐姐熏(xūn)的是什么香？我竟没闻过这味儿。”宝钗道：“我最怕熏香！”宝玉道：“那么，这是什么香呢？”宝钗想了想，说：“是了！是我早起吃了冷香丸的香气。”宝玉笑道：“什么冷香丸，这么好闻？好姐姐，给我一丸尝尝吧。”宝钗笑道：“又混闹了。一个药也是混吃的？”

一语未了，忽听外面人说：“林姑娘来了。”话还未完，黛玉已摇摇摆摆地进来，一见宝玉，便笑道：“哎哟！我来得不巧了！”宝玉等忙起身让坐，宝钗笑道：“这是怎么说？”黛玉道：“早知他来了，我就不来了。”宝钗更是不明白，黛玉道：“今儿他来，明儿我来，大家错开，岂不天天有人来吗？也不致太冷落，也不致太热闹。姐姐有什么不解的呢？”

宝玉看见她外面罩着大红羽缎(duàn)对襟(jīn)褂子，便问：“下。雪了么？”地下婆娘们答：“下了这半日了。”宝玉道：“取了我的斗篷来。”黛玉便道：“是不是？我来了他就该走了！”宝玉道：“我何曾说要去？不过拿来预备的。”这里薛姨妈留他们喝茶吃果子，宝玉便夸前日在东府里吃的珍大嫂子的好鹅掌。薛姨妈连忙把自己糟的取了来给他尝。宝玉笑道：“这个就酒才好！”薛姨妈又命人灌了上等酒来。李嬷嬷上来说：“姨太太，酒就罢了。”宝玉笑着央求道：“好妈妈，我只喝一钟。”李嬷嬷道：“不中用。那日我眼错不见，不知哪个只图讨你的喜欢，给了你一口酒喝，葬送得我挨了两天骂！”薛姨妈笑骂：“老货！只管放心喝你的去罢！就是老太太问，有我呢。”那李嬷嬷听如此说，只得和众人吃酒去了。